马先生的表，我想大概是一个装饰品。不管约他开会还是吃饭，他都要迟到一个多钟头，他的表并不慢。

来重庆，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(的作家书屋。不管有没有要说的，反正他都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。如果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，他还想不起来上床去。如果有人陪着他谈，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。一般来说，表、月亮、太阳,都不能让他注意到时间。

比如说吧，下午三点他要到观音岩去开会，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“老兄，不是三点有会吗?该走了吧?”有人这样提醒他，他马上戴上帽子，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，向外走。“七点吃饭。早回来呀!”棒大家告诉他。他回答一声“一定回来”，就匆匆地走出去。

照说他该三步当作两步赶到观音岩，可是如果你到三点的时候出去，就会看见马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，或是两个小学生，聊天儿呢!就是不是这样，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。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，就要谈至少十分钟的话。如果遇上打架吵嘴的，他得过去劝，也许别人被劝开了，而他则与另一位劝架的打了起来!遇上某处起火，他得帮着去救。有人追赶小偷，他必然得加入，非捉到不可。看见某种新东西，他得过去问问价钱，不管买与不买。看到电影海报，他连忙去借电话，问还有票没有···...·这样，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，可以走一天，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，所以只走了两三个钟头。

到了开会的地方，就是大家已经散了会，他也得坐两个小时。他跟谁都谈得来，都谈得有趣，很亲切，很细腻如果有人刚买一条绳子，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一五十岁了啊!

七点，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这件事，回来的路上，又照样劝架，救人，追贼，问物价，打电话·....

至早，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。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。他走了进来，饭早已开过了。

所以，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，如果说随便什么时间都行，不管早晨还是晚上，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什么时候来也可以，我们就说“马先生的时间吧”!